



覺非盒筆記卷五

顧馨思齋集



吳氏徵云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考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鄔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灑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鄔於今爲河南又營灑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十二王都鎬京爲西周迨平王東遷傳桓莊釐惠襄頌匡定簡覺非盒筆記

卷五

一

靈景共十二王都王城爲東周至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次月猛終勾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諡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

則仍襲父爵居於王臣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
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
食而周尙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
公治之王寄焉而已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覬以上
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也其後西周
武公卒子文君嗣赧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
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
西周公于患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于陽
人聚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王城爲東
周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
東周言也總之周三十七王前十二王都鎬京爲西
周中十三王都王城爲東周季世自敬王厯元貞哀
思考威烈安烈顯慎覬十一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
城夫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蓋周末東
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係乎公不係乎
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
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
有公而不知西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

前之玉罔在東也戰國策編題者先東周次西周豈無義哉二周分治以來顯與慎靚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序也

宋葉氏大慶著考古質疑云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司馬彪作後漢志迺曰自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按太初乃武帝年號歆生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年改爲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爲此太初則是時固有三統歷矣但自此至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言施行百有餘年也何承天亦議之堊據大昕錢氏云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上元一元之中卽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駿以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尙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始以爲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名固不自歆始也

張禹西漢有兩人東漢又有一人一河內軹人帝師

爲丞相卽朱雲所謂欲斬佞臣頭一人者一清河人傳詩此西漢也一則東漢永初時爲太尉者○有兩公孫弘一西漢對策第一人爲丞相一則東漢人爲幽州從事虞延欲辟之以其交通楚王而止者也○有兩韓嬰一在西漢燕人卽世所傳韓詩者是一在東漢南陽人其父歆爲大司徒光武以其言剛切免官復詔切責之歆乃與其子嬰自殺○有兩張敞一西漢京兆尹一東漢時南陽人爲竇武令史武自殺與掾胡騰共匿其孫輔於零陵界○有兩胡廣一東

覺妻臺記

卷五

四

漢人字伯始京師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一晉人字宣祖位至少府胡奮兄也○有兩徐邈一魏人字景山爲尙書郎好飲趙達白事邈適醉但曰中聖人一晉人爲祠部郎常詣東府遇衆賓沈緬邈曰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此皆偶然拈出者其餘不可枚舉或前人已經臚陳或覩記有所未備故述止于此

襄牖閒評載徽宗初踐祚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

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
陵名相犯宋熙甯崇甯二號乃南朝章宣二后陵名
也以上皆余因攷明代永樂之號据南唐世家見五
虔州妖賊張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代史
屬踞白雲洞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
虞侯嚴思通事舍人邊鎬攻之羣盜執遇賢以降其
紀載彰彰如此乃成祖以之紀年豈非常時文臣不
學之故歟

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

覺非蓋筆記卷五

五

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
故左傳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
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
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也按說之言誠不易之論
十二姓者姬酉祁已滕蒧任荀偃佶環依是也青陽
與夷鼓皆已姓此錫姓之始

棄疾君父之際可謂窮矣或謂君子不幸處此洩命
而逃其父身死司敗可也愚謂不然父有罪而受討

是天討也天其可逃乎逃之是無君父之分也且子南之爲臣旣聞君命安保其不爲篡弑之事是益之罪也舜之可以竊負而逃緣瞽瞍所犯者小若伯鯨之罪則禹不得竊逃矣天子之父尙不得而壞法況臣乎故棄疾之事君子無譏焉

臣于子糾亦可臣于桓公臣于建成亦可臣于太子糾建成非君也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也君子處此務以正道至情匡救彌縫使之油然而骨肉天性之情而隱弭其隙上也安有預圖其事而

魯非筆記

卷五

六

教人以大惡者乎如必不見聽則奉身以退我勿預知可也非苟免也後有求者亦以此道告之而已非倖祿也使謂管仲王珪事讎則王吉龔勝亦有事讎之嫌矣若子糾旣爲君而桓公篡之仲不可立于朝也明之惠帝殉國舉朝死之是也若仲珪之事以孔子斷之足矣後儒之論俱不必辨

以上二條
馬偉說

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高宗御製并書其像則李公麀所畫也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其姓名具於列傳家語所載亦七十七人無公伯

僚秦冉鄴單而有琴牢陳亢縣亶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蘧瑗二人史記家語不載禮殿圖有之其他不可知矣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侯者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蓋十哲之外別有七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并堯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

覺非會筆記

卷五

七

守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加七十二賢于十哲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校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

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于琴牢云贈蘭陵伯于琴張但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

玉海稱聖賢十三贊理宗紹定三年御製淳祐改元

孟春謁先聖就賜國學宣示諸生蓋宓義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也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丁官氏之女今攷韓敕禮
器碑本作并官氏宋祥符追封及元至順加封詔皆
作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訛廣韻引魯先
賢傳孔子妻并官氏今本亦誤爲元蓋流俗相傳失
其本眞惟石刻出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元至正十二年五月所立關王廟碑稱王薨於章鄉
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八

率上冢如祭埽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
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
貺卽侯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
月廿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生是日朝拜祭埽者遠
近輻輳焉按王之生日不見於傳記碑所據者荆楚
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

錢氏大
所說

古今量之大小與錢之輕重各隨時消長有不可一
概論者攷班書食貨志稱李悝爲魏文作盡地力之

教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
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
月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
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
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十終歲用錢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
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
甚貴者也

秦末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
覺斐鳳筆記卷五
九

食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
石五錢農人少利

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
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

莽末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
不軌逐利之民畜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
萬錢

孝文鑄四銖錢文爲半兩

武帝時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次之赤金爲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鉛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行白金稍賤民弗實用

覺非齋筆記

卷五

十

王莽居攝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火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其龜寶有四品貝貨五品又布貨十品布亦錢也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後五歲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

覺非龔筆記

卷五

十

愚按米價低昂卽班書所載自石五錢而三十而三百餘而二千而五千而萬錢相懸若此之甚者何也雖歲有豐凶時有治亂要必由錢之輕重遞更量之小大不一貿易者乘除加減於其際史各据實書之耳

原錢之始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周景王鑄大錢名曰寶貨

秦幣二等黃金以溢爲名

溢二十兩也

上幣銅錢如周文

曰半兩重如其文

管子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漢平準祖此

宋葉氏大慶著有攷古質疑內一條云吳氏漫錄言王觀國學林新編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

覺非臆筆記

卷五

五

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鑄皇宋乃寶元時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之皆王氏說余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大慶謂王說之非固不止此吳氏所論要亦未然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高道穆上表宜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于是始鑄永安五銖永安乃魏孝莊年號以甲子攷之

時已酉歲又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鑄太和五銖太和乃元魏孝文年號是則文載年號已見于此時乙亥歲也又先乎永安三十五年矣故高承事物紀原云錢文以年自魏孝文太和始蓋以此也大慶又按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景和二年前廢帝年號即永光元年是年明帝即位又改泰始乙巳歲也又宋孝武卽位鑄孝建四銖孝建元年甲午歲也又先太和四十二年矣然則以年號鑄于錢文當以南宋孝建景和爲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此者也故曰

覺非金鑑記

卷五

三

吳氏所論要亦未然乃若學林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無怪乎此錢之多非也按唐食貨志高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改鑄乾元重寶而代宗時又鑄大曆元寶謂三百年皆鑄開元誤矣又云五代有天福天祐等錢天祐乃唐末年號初非五代故曰王說之非不止如吳氏所云也開元所以獨多者蓋自乾封改鑄之後商賈不通米帛涌貴後行開元錢天下皆鑄之又武宗時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

開元夫以高宗時天下皆鑄武宗時諸道置坊開元獨多此也吳氏又謂世所傳青瑣集乃以開元錢明皇所鑄上有甲痕楊妃掐跡殊不知談賓錄武德中進開元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然則青瑣云爾其謬可知孔氏雜記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世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大慶謂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沈存中筆談云參乃累字之誤

覺非會筆記

卷五

西

爾十銖爲一銖大慶據此一錢重二銖四累則積十錢爲二十四銖乃與一兩之言合 索力水切 通

鑑亦載于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吳氏豈偶忘此耶何必引談賓錄爲證也大慶又觀通鑑攷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又凌蟠唐政要錄乃以爲竇皇后按是時竇后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談賓錄亦未足爲據也惟取信于史則知其爲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重大小不等者

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非盡出于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所鑄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竊怪近世刊行涉世錄乃謂開元皇帝時有人詐作神降帝問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錢百萬帝乃特鑄開元錢與之以爲之別俟其出用則可捕矣其後將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錢樣將上貴妃以爪掐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說尤爲誕妄或謂錢文多載年號明皇以開元紀年武德何爲先有此錢也曰自

覺非盡筆記

卷五

五

我本朝專以年號紀於錢文爾攷其自始雖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然中間亦有不以年號者如齊文宣之常平五銖周宣帝之永通萬國是也唐高祖開元通寶亦此類耳然則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錢文而開元通寶非紀明皇之年號也五代相承石晉於天福年間則有二品曰天福鎮寶前蜀曰天福元寶王氏有天漢光天乾德咸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外此如大唐唐國等錢其李主所鑄者歟此又不以年也惟我朝專以年號獨開寶寶元不然有

如學林所云者蓋出于歐陽歸田錄其言是矣或謂
藝祖以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爲蜀錢乎
蓋宋通錢體製厚廣輪郭分明以後皆然彼乾德形
式細薄與天漢等錢相似以此知爲蜀錢也此條全錄原文
齊人伐燕孟子明言宣王而史記則以爲湣王自蘇
氏作古史陳氏著新語皆疑孟子爲誤至朱子亦無
定論然戰國策有云燕王噲旣立蘇秦死于齊蘇秦
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
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六

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
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
亂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
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
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
亡由斯而校孟子初未嘗誤也然則以爲誤者皆因
遷史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
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
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王與燕噲同時

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
覬王立又六年赧王立
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

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

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

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通鑑則謂立于三十六年故

自是次第有差爾

此條亦本葉氏大慶說

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
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
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應劭云孤竹君
姓墨胎氏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七

兄終弟及殷制也而流弊滋甚所以傳子爲義之正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嗣昇立封弟景遂爲燕王景
達爲鄂王景邊爲保甯王秋又改封景遂爲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
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此蓋先宋太祖而效殷法
者皆不可訓也

五代有兩沒字碑唐安重誨薦崔協可爲相任園爭
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
碑後卒爲相人多嗤其所爲安叔于狀貌堂堂而不

通文字時人亦謂之沒字碑歷唐晉漢並附契丹至周兵入京師掠其家貲傷重而死

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唐會要永徽三年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便百僚休沐則唐時十日一休沐休沐亦謂之休澣唐書劉晏傳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是也宋時百官旬假循唐故事故有上澣中澣下澣周益公撰光堯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攷其時乃十月二十一日又撰四月十八日丁亥本命道場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六

朱表亦云日近中休然則每月之十日爲上澣中澣則二十日下澣則晦日矣一旬中止一澣日今人以代上中下旬失其旨也又休澣惟有官人乃可用之不當通之士庶也

金大定戊申蓮峯真逸二絕句石刻有上沐字猶上澣也

宋初有兩王著一爲單州單父人字成象官翰林學士一爲京兆渭南人字知微官翰林侍書史皆有傳字知微者爲太宗摹勒閣帖者也字成象者傳云開

寶二年卒

吐蕃者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

唐書會要尙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畱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宋制開封爲東京歸德爲南京河南爲西京大名爲

北京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五

唐碑署銜有四品孫五品孫之稱按唐書選舉志三品已上蔭曾孫五品已上蔭孫孫降子一等碑列朱賓鄭莊二人法當蔭敘而尙未得官故以四品孫五品孫署銜也他碑蓋所未有錢竹汀云

龔明之中吳紀聞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科舉以四人爲額慶厯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爲最寡熙甯元豐間應舉者漸多增爲六人三舍旣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

寓一名

宋嘉熙己亥徐清叟等在曾公巖題名有綉使黃自明綉乃繡之俗字繡使未知何官

壙誌有子姓所述而題某人填諱者案顏氏家廟碑敘述先世皆直書其名而加諱字顧炎武博引張說陳子昂劉禹錫白居易李翱諸人文證之以爲古人臨文不諱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人法也予考周益公跋初寮王右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橡填諱則宋人已有之矣錢氏大昕云

覺非真筆記

卷五

三

范成大同年唱酬詩序載宋時進士登第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向未四十西序東向推年最長及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嚮少者北嚮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敘同年

元世宗製笙名興隆又有斧名勞正以玉爲之自殷時流傳至元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於陛下取正人
不正之義宋訥有過故宮詩云興隆有管鸞笙歇勞

正無官玉斧沈

覺非真筆記

卷五

三

覺非真筆記卷五終

覺非盒筆記卷六

顧莖思亭集

馮氏偉云老子出生入死一段說者紛紛愚謂出生入死者言人自有生以後聲色嗜欲皆所以戕伐其性而入死之道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言可生可死之常道均在人自擇耳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言生死之道雖均而無如人之趨死者又居其三則之死者十之六矣生生之厚沈溺而不知有死也所謂死於安樂也

覺非盒筆記

卷六

一

李純甫號屏山居士金尚書右司都事著鳴道集說其論學者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深中學者膏盲之病

秦端毅

紘

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又

云平日操持非實驗之當境決難自信可謂近裏切己之言又云凡應接之道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君子哉皆吾輩所當書紳者

夏寅松江華亭人嘗語人曰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
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可稱
名言

惠氏棟云太上感應篇卽抱樸子所述漢世道戒如
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非後
人所能假託然隋經籍唐藝文志皆無之宋藝文志
始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此書之傳蓋自李始矣据
仇山村跋則宋有李善齋注其後鄭相安晚湯侯北
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今惟鄭
覺非盦筆記

卷六

二

清之書載於道藏餘無聞焉

家金臯志冲云今世所傳禽經相沿爲師曠作張華
注蓋僞託也按埤雅爾雅翼所引禽經今本皆不載
姑就所見者錄于後

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鶡
紫鳳謂之鸞○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鶴
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奈○鷹雞多秋生雉
雞多冬死○旋目其名鸚方目其名鳩交目其名鵠
○鳥之小而鷲者皆曰隼大而鷲者皆曰鳩○鳥鳴

啞啞鸞鳴嗒嗒鳳鳴啞啞凰鳴啾啾雉鳴鶯鶯雞鳴
呶呶鶯鳴嚶嚶鵲鳴啞啞鴨鳴呶呶鵲鳴啞啞鵲鳴
呶呶○其足鴛謂之蹠鼻謂之跗雞謂之跖鷹謂之
散鴛謂之脰鴈謂之鶻○卻近翠者能步卻近青者
能擲○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腥○鷺好風鷗好雨
鷓好霜鷺好露○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
鳥曰集○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鵝見異類差翅
鳴雞見同類拊翅鳴○雛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
文鷄上有赤○暮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鷓
鷓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鷓○洶河在岸則魚
沒沸河在岸則魚泳○雕以周之鷺以就之鷹以膺
之鷓以搢之雉以尹之○鷓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
愛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雞曰鷺鷓曰鷹○鷹不擊
伏鷓不擊姪○鷓以怨望鷓以貪顧鷓以嗔睨鼻以
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瞻鷺以喜轉鳥以悲啼鷺以
飢鳴鷓以絜唳鼻以凶叫鷓以愁嘯鳴也○一鳥曰
佳二鳥曰雉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
鶻七鳥曰駝八鳥曰鷺九鳥曰鳩十鳥曰鷓○拙者

莫如鳩巧者莫如鵲○鵲見蛇則噪而賁孔其蛇則
宛而躍○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
多修水禽之尾多促○衡爲雀虛爲燕火爲鷓亢爲
鶴○鶴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鶚○鷹好峙
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乾車斷尾則坐歌孔雀拍
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
之也○霜傳僵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
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鳥性勇帶鳥性
仁纓鳥性樂○鵝飛則蜮沈鷓鳴則蛇結○鷓鳥不
覺非蓋筆記

卷六

四

登山鷓鳥不踏土

池北偶談載施愚山潤章書王考功西樵墓碑云君
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二十一史冗駁乖
舛三國並列爲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陸季漢書倣
晉書例列魏吳爲世家去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七
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祺宋史
新編合之爲十二史旣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
果又坊本子夏詩傳申公詩說并僞書李維正序行
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爲辨甚詳有功經學甚大

彭氏輅云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顧東橋與之
書云嚴惟中袁州府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
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
長安舊志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
不乏此作志不難正惟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
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
檢尋遺跡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十六年方遇明公
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
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
億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惻惻之意此不
爲徒作也

覺非會書記

卷六

五

唐宋八大家之目世以爲歸安茅氏坤勗始非也臨
海朱右伯賢氏定之於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蘇爲
一耳至今鈔本大約皆本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蓋
順甫家饒於貲其所開雕皆藉手他氏也

劉子素繪答楊用修書云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
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惟忘之不遠而後我無所貪
無所貪而後能適此言具有深意又論文云仙釋二

氏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卻借彼之言以資吾文所謂文者將何所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此卽唐宋間雜學也昌黎不道二氏與二氏言必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爲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至與二氏言便盛稱其教而雜諸戒律毘尼之說卻不自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宜也其持論甚正

曹植名都篇寒鼈炙熊燔七啟寒芳苓之巢龜資暇集引李氏注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

覺非書筆記

卷六

六

法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韓與寒同今本文選注無腊肉之解又緗素雜記引李氏云涪月謂之寒今亦不載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棉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南處處有之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澤草芒種未有確據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

蔬賦江而曰芒種嘉蔬又曰匪藝自然非葑田而何
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見楊氏慎丹鉛續錄

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
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
波濤灌盪其光不滅是爲陰火當堯世光爛起化爲
赤雲丹輝炳暎百川恬徹游海者銘曰沈然以應火
德之運也又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澤有陽燄
注陽燄如火烟騰起水面者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
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

覺非書筆記

卷六

七

况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抱朴子云南海中蕭
邱有自生之火嘗以春起秋滅邱方千里當火起時
此邱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但小焦黑人或
以爲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
用如此無窮

都穆詩話木元虛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初不解後
遊東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堅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
背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日光射之眞所謂
雲錦散文也愛玩久之

西清詩話唐詩烈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
貴但未知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
母曰汝貴無疑所載祇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
也送重表姪王珣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
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
隨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
八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鬢鬢鬢市充沽酒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
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一婦
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載
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
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

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
勝在畧地兩隅空其美之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
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
先後相戾若是哉概以純全之道亦未爲無疵也愚
謂哥舒前後功過各不相掩據事直書正其所以爲
詩史也

郭功甫嘗與荆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太白韻援筆
立成一座盡傾詩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
海流舞罷青蛾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日
草向入愁

覺非龔肇記

卷六

九

吹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
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

草向入愁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
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
風是也恨未見仄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仄體寄
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
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
可愛

促句法止於兩體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仄聲皆可

江南秋色摧頰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
浦一生未歸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
題壁此全仄也蘆花如雪灑扁舟正是滄江蘭杜秋
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
中鱸魚正美負秋風此全平也

溫庭筠嘗得句云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初得出
句偏干知識無人可屬久之乃自聯其下余以爲道
盡蜂蝶見清異錄

陸放翁嘗夢一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鑑湖新置

覺非盒筆記

卷六

十

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
也遂以詩紀之云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
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又夢到萬頃
荷花中有詩云天風無際路茫茫老作花王風露郎
只把千尊爲月俸爲嫌銅臭雜花香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摩詰像鬚中宗
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又
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見劉公嘉話元遺山詩
虛名不值一錢輕喚得嗷嗷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

髮也隨春草鬪輸贏以鬚爲髮不知何據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多名士中有馬琬一章云湖頭女兒二十多青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他作不多得耳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之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

覺非龔筆記

卷六

士

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中侍御詩中句也查初白和朱竹垞建陽詩云考亭本是黃家墓侍御橋邊宅久空陳蹟已銷名姓外好詩猶展畫圖中後來結構原因此佳處溪山遂屬公欲買麻沙村畔屋餘年拚作蠹書蟲

楊妹子宋詩紀事謂恭聖皇后之妹元吳氏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則云宮扇馬遠畫宋甯宗皇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書史會要謂楊妹子書法極似甯

宗馬遠畫多其所題語關情思人或譏之折衷諸說
當以記事爲正項鼎鉉呼桓日記云馬遠畫梅四幅
俱楊妹子題後有楊娃之章一小方印其白玉蝶梅
云重重疊疊染細黃此際春光已半芳開處不禁風
日暖亂飄晴雪點衣裳著雪紅梅云銖衣翠蓋映紅
顏未委何年入帝關默被畫工傳寫得至今猶似在
衡山烟鎖紅梅云天桃豔杏豈相同紅潤姿容冷淡
中披拂輕烟何所似動人春色碧紗籠紅萼玉蝶梅
云渾如冷蝶宿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尤
少楊家妹子詩

可愛此般必是漢宮粧朱氏彝尊小宛堂詩云小宛
堂前梅兩枝疎花點點映清池分明馬遠圖中見只
列朝詩集載袁敬所題淵明五柳圖詩云藜杖芒屨
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
花過石頭相傳敬所爲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嶺酒
酣書此擲筆悲吟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
修也何爲在此敬所趨掩其口不顧而去今按元貢
師泰詩與此同或敬所書貢詩而人遂誤爲其作

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給事公女也號惠齋有文章
兼通書畫吳人傳其戲因几案上凝塵畫梅一枝于
中乃題百字令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
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踪跡畫出南枝正開
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
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按鼻亦
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
三弄只愁羅袖輕拂子由帥蜀夫人偕行過黃州雪
堂行書赤壁賦于壁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於後云

覺非筆記

卷六

三

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潤泥香路
輒金蓮自塢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覓盡扳
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
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
山句好簾捲晴球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
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又有草書襖序
雖未合法大書橫幅亦嬪人所難也

華州王允甯維楨生平以少陵爲宗尤自詡七律然
極儒鈍胡元瑞云嘉靖時爲杜者王允甯孫仲可爲

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甯於文矯健勉之於學沈
雄皆勝其詩錢受之云允甯論詩服膺少陵自謂獨
得神解尤深于七言近體以爲有照應開合關鍵頓
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倒插而善用頓挫倒
插之法者宋元以來推李崆峒一人及其自運則麤
笨棘澁滓穢滿紙如潦倒措大經書講義填塞滿腹
拈題豎義十指便如懸椎累人捧腹良可一笑也愚
按五言有句無篇如千里秋水孤舟月夜吟花樹
迷官路濤聲入縣門山無雲斷處塔有雁來時暮雲
然可誦也朱氏彝尊說

覺非會筆記

卷六

古

張文忠居正以奪情爲清議所不容然能身任天下
之重定陵冲年請大閱京營時掌中樞者山陰吳兌
也曾繪圖以傳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
隨上功狀疏恩晉秩鋒火不徹于甘泉者十五年江
陵之秉國成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于
文定與邱尙書書云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蒙固不甘
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

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不敢也債帥鉅卿則有賂小吏不敢也當其柄政舉朝爭誦其功及其旣敗舉朝爭索其罪皆非情實矣嘗有題詩于故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足稱詩史亦朱氏靜志居詩話

漁洋詩話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宗右丞東川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放翁此其大畧也程警句如

覺非臺筆記

卷六

五

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竹燼西窗雨雪互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颿疑葉下吳頭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澗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澗雨蒲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香祖筆記梅村詩話云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言

律詩何句最爲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壽複
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余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
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
中散荒園尙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
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人
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
送秦師諸聯沈雄偉麗近代作者未見其匹一時瑜
亮獨有梅村耳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

覺非會筆記

卷六

六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
強垂烟態拂人頭其扇在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
羞三字新而警

刁約使契丹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醜行三
匹製蜜賜十貔狸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
支如執房閣匹製小木嬰以色稜木爲之如黃漆貔
狸如鼠而大契丹以爲珍膳見霏屑錄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以甯爲去聲劉
夢得贈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甯馨以甯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甯馨兒
山濤叱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
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將刀來割我
腹那得生甯馨兒据二說知晉宋間以甯馨兒爲不
佳也雖平去二音皆可讀然張劉詩義則乖矣東坡
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隴空使奸雄笑甯馨作
仄聲讀已上皆吳虎臣漫錄葉氏大慶云按通鑑注云甯字晉
書無音世以甯音之甯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斯言
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甯馨兒猶云如此兒平去

覺非會筆記

卷六

七

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晉書云王衍神情明秀風
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
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

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故以然字爲間隔漫錄謂濤
此衍語非也至王太后云云乃怒罵之辭爾又馬大年

真子錄云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所謂甯馨者猶

言恁地也又按世說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又桓溫大陳兵衛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
何須壁間著阿堵輩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清談殷去

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王丞相云見謝仁祖常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桓温詣劉真長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甯可鬪戰求勝王仲祖好儀形每攬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見此所謂阿堵與爾馨如馨正合元底恁地之解江西詩派李商老詩短李門前無甯馨書淫詩癖類天成意蓋本于張謂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陳簡齋曰疾詩天公嗔我眼常白故作雲花阿堵中如此用事深于

覺非疊筆記

卷六

支

詩者必知之

梁元帝金樓子舉宋王太后語直改作那得生如此兒義更明顯

雪浪齋日記云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茗溪漁隱曰

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謂退之開闢非也愚按漁隱之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自漢柏梁臺始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不特陶謝杜諸公也

前輩詩文多用化鶴事其事卻有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卽拜辭昇雲漢而去後白

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蘇君名耽又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欲射之于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此復是一事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韻宋楸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此用蘇耽事化鶴看羊皆的切蘇氏

覺非盦筆記

卷六

九

李莊簡公光風槩凜然而詩筆清婉有致最愛其越州雙雁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

覺非盦筆記卷六

終

覺非盦筆記卷七

顧莖思亭集

唐太宗得蘭亭真跡命六臣各爲臨本諸葛貞得其筆意趙模稍遜之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形意兼得而褚遂良歐陽詢之本則定武所從出也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

右軍思想帖乃雙鉤本也子昂跋謂右軍真跡有龍

覺非盦筆記

卷七

一

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觀者咨賞神物之難遇是不知爲雙鉤也又大道十字是米南宮所臨子昂乃謂世間神物有能礮斤石以傳者僕願供摹搨之役傾倒極矣甚矣賞鑒之難也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緯乾帖

已刻入停雲館

李汀右元鼎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暖所

收懷素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皆唐蹟之佳者以上二條孫退谷云

漢碑有郭香察書洪适云是察涖他人之書爾小歐

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

居攝二年墳壇刻字一爲祝其卿一爲上谷府卿今
在曲阜孔子廟疑亦孔氏之裔也趙德甫不知此二
卿爲何官洪景伯據縣竹江堰碑稱縣丞犍爲王卿
又應劭說大縣有丞左石尉所謂命卿三人以證祝
其卿之爲縣丞又據武開明終吳郡府丞而武榮碑
稱爲吳郡府卿以證上谷府卿之爲府丞其說誠辨
而核

碑刻往往有千佛邑千人邑之稱蓋濫觴於五代而

覺非畫筆記

卷七

二

盛於遼金大略合千人出錢施之名攷後唐重修寶
晉禪院千佛邑碑稱邑首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共
稱良圖互相勉導與逐處鄉邑次立維那舉其萬法
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卽其事也

以上二條
錢竹汀云

池北偶談云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瀋化閣帖事
適門人海甯陳奕禧子文寄所著皇蘭載筆至中述
蘭帖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攷肅府瀋化閣本自莊
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鳳喙卮并帖
而三至憲王時洮岷道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

材官本於臯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
缺而茲獨全知爲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温如玉
南唐張應台爲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鑄石
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鋹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
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
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
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陷順治甲午
桃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
拓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燄及蘭靖逆奮威兩將軍自

覺斐墨記

卷七

三

河西來軍於龍尾臯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
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尙書鶴
鳴王尙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以上偶談所址乙卯之夏仲弟
禋反自臯蘭拓此帖貽余故采錄之

復齋碑錄謂石鼓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
時請於祭酒欲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於鳳翔
孔子廟中經五代亂又散失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致
府學之門廡下而已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得
之野獲編謂唐時僅存其八至宋向傳師得其二石

鼓始完愚按昌黎詩十鼓只載數橐駝則知唐時未嘗亡也又梅堯臣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則知向傳師祇得其一也集古錄載石鼓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趙夔東坡詩注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資古紹志錄謂藏本在集古前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帝京景物略謂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今搨本共三百二十五字素齋集謂至元已卯潘迪爲音訓時猶存三百三十九字永樂甲午僅二百七十八字其中可識者九十八字丹鉛錄則謂潘迪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凡七百二字全文然升菴集中又稱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譌愚按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亦僅有四百九十七字又杜少陵詩陳倉石鼓久已訛韋左司詩風雨缺譌苔蘚滿昌黎詩年深豈免有缺畫在唐已無全文且文正懷麓堂集亦無一字題及其爲用修作譌可知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晉穆帝升平五年歲在辛酉逸少卒後二年爲哀帝興甯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練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鵞而去而晉書本傳

覺非真筆記

卷七

五

亦著此事初未嘗言寫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考證耳至唐懷瓘張氏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鷺苟欲隨之耳伯思之論如此愚按宋張溟雲谷雜志辨證此篇極爲詳核其言曰黃庭與道德經換鷺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

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道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
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
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
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
人所得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
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
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
然也又謂與梁武啟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說
也予又嘗於道藏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
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聞王右軍精於草
隸而性復好鶩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
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
亦載此序最爲的据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鶩
而寫若黃庭經是道士贈鶩而求其書兩事頗分明
緣俱以寫經得鶩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
惟太白知之故其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
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鶩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
入神書罷籠鶩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鶩

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
來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此言
寫黃庭經得鷺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
後人自誤耳張氏之論可稱精核恭讀

御製羲之書換鷺詩云兩帖誤爲一因之相徑庭太白詩
堪證伯思論漫聽又云同是老君著都歸道士扃煌
煌

天語曠若發蒙矣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

覺斐羣筆記

卷七

七

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
差小於銘而筆勢入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顧
氏銘考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誌謂書板帖與此
銘皆定爲陶隱居耳瓚詩在宋已漫滅其全篇云冬
日與羣公泛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眾芳且
未歇近臘仍衿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
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
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
日夕乘槎安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銘字焦弱侯

據茅山志定爲顧況書

畫錦堂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建於治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胃守相又建榮事堂畫錦堂記蔡襄書字極方正爲一代絕筆容臺集稱爲每一字輒書數字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乃別體不乏寫功从刀矜从子學書者宜棄其短也錢少詹云琦初封衛國晉封魏國歐陽作記時稱衛國是也板本作魏國誤甚矣當以碑爲正

覺非齋筆記

卷七

八

勅字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崇甯間蔡京臨平寺碑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尙謂之司空勅亦曰尙書勅又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尙存

陶徵觀錢武肅鐵券詩序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四年賜鐵券其事史載頗詳宋涪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王冊進呈御覽元豐五年又進宋末兵亂券沒入官涓水凡五十六年爲漁者所獲其十四世孫珪始

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失當是景炎元年也
明洪武二 years 上將封勳勞之臣下禮臣議制度近臣
言繆券其十五世孫尙德猶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
尙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御朝與諸臣共
觀命工倣其制不盡肖上乃還券禮遣東歸元年台
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珍負橫匿山中乃免辛卯四月
予遊台州與顧子赤方得共觀券券質以鐵爲之狀
偃如瓦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厚三分正文二十
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三字金色爛然因沒官
覺裴臺記

卷七

九

涓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朔字爲明高皇帝引佩刀
剔去以觀刻畫之淺深者世守垂八百年失而復得
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又武肅忠懿二王舊存手蹟
冊子後有米襄陽朱晦菴宋金華諸題識

世但知三藏聖教序唐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而不
知開元九年所立鎮軍大將軍吳文碑明萬曆末浚
西安府城濠得之於土中移之於學宮祇存半截俗
號半截碑者亦釋大雅集王書也又富平美原鎮永
仙觀主田尊師碑立於大厯六年者亦爲某名德集

王書文獻通考唐六譯金剛經恆農楊翽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蓋當時風尚如此至趙宋而又有習書之款汧陽龍泉山普濟禪院記乃大中祥符三年立題云沙門善備習王右軍書又中州濟源縣延慶禪院舍利塔記爲楊虛己書虛己當時藉有書名亦稱習王右軍書蓋其所宗法者特爲表明之也

唐太宗御製三藏聖教序高宗藏經後序述聖記褚遂良書有二本一爲永徽四年立在咸甯慈恩寺一爲龍朔三年立在同州府學又王行滿書一本爲顯慶二年立在河南至咸亨三年立者乃懷仁集王書也凡四本宋太宗亦有御製新譯三藏聖教序釋雲勝隸書在西安府學

賈秋壑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眾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又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類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矣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事雖誇張江上之功而文卻可采

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讎正而後成以撫州草鈔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簽然惜刪落諸經注耳反不若韓柳文精妙又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甯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秋壑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褱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

覺書畫記

卷七

七

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涪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法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以上二條並癸辛雜志

涪于長夏承碑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隸釋

謂其奇怪真奇怪也至後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忽楷

忽分忽篆令人噴飯唐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也亦兼篆隸體宋人識解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書各有體製不得相雜古人所稱隸中帶篆籀法者亦惟用其意而不用其象故佳耳豈可以篆隸形象雜出耶

趙宦光凡夫以篆書名略用草書體書之號曰草篆紺園琳觀精舍名園咸乞其書題扁所撰說文長箋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七

一時紙貴然自解人視之未有不齒冷也古之小學書數方名字或不正童子皆知之自周秦及漢無不識字之學生其後大小二篆生八分三真六草諸體雜出古法未盡亡者賴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自一至亥本之蒼頡迨以四聲譜之說文亡矣顧氏玉篇其文多於叔重孫強又增益之迨題以大廣益而玉篇又亡矣蓋書之最古者莫如篆學野王雜以隸書已失其舊李陽夔刊定說文頗出私意詆呵許氏學者已恨之凡夫草隸又何所本乎錢氏大昕說

明彭鄰初輅著客座贅語云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
眞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
盃玦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窰之柴汝官哥
定及明之宣窰成化窰又次之永樂窰嘉靖窰又次
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尙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
鳳巖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制司馬
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敘卿汝循何仲雅
澐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
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
覺非盦筆記

卷七

三

最爲名器他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
而珍祕盈箱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煽
矣愚按前明南京風尙最爲華美亦可想見昇平之
盛然而雲烟過眼視寓意而不留意者何如哉

張擇端清明上湖圖舊云在南康一質庫後入魏公
家或云在王守溪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
得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
本也世蕃喜甚裝潢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
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尙書考滿入都分宜宴之堂上挂吳小仙
月明千里故人來圖顧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
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谿處此畫甚佳當求
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
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元敬看畢吐舌
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雪霽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
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尙在其長君驥子家慕
覺非會筆記

卷七

十四

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黃庭
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
記胡有蘭亭序

姚敘卿藏宋榻消化閣帖紙墨光黦如漆而字肥後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敘卿又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
鏡價至七百元敘卿後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
其字多拖沓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
價購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蓄古畫至數百軸
李成看帖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皆三吳及金
陵人書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
岸一言不合卽投硯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
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
踉蹌行中官扶掖以進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
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幃間上嘆曰真仙

覺非會筆記

卷七

五

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
是權貴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
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
則罔歡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
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稱疾歸居
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
子山從遺命葬金陵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
峯隱者皆李重光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

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集賢院
內合同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
鍾隱爲李後主如此按劉道潛五代名畫補遺花竹
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恬
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
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象必致精
絕尤喜畫鷓子白頭翁鷓鳥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
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
題署及以僞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
覺非龔筆記

卷七

六

沒其人耶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
德逢詩所作畫花果尤精緻可玩周公謹雲烟過眼
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菜諸色凡二十種上題
金陵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歐邏巴國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
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
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
如凹凸近視卽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

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
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爲近
歲之冠旣老筆尤奇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
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冤服車
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甯沙門巨然
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
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
覺斐盦筆記

卷七

七

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此圖畫見聞志所載在金陵新志摭遺卷中南唐又
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未載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
珪墨龍尾硯爲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其父超
易水人與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
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邽弟廷寬子
承宴孫又用皆有聞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詢
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龍

團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
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
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文尤爲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
如關珪關縝梅鼎張鎡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
唐州桐柏山張洪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
誠又韓偉升所製久藏膠力不乏精彩與新製敵可
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言用薛安
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辟暑錄

覺非墨筆記

卷七

七

話言潘衡墨佳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又言
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
谷親造者黑他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者不黑
李後主嘗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坳而中鑿爲研及國破硯歸
士大夫家後爲米元章所得米歸丹陽與蘇氏易並
江地在甘露寺傍古木頗多蓋晉唐人故居米起庵
名曰海嶽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

戴家

以上皆
贅言

日下舊聞宣銅鑪款莫若彝乳鑪之口徑三寸者其製百摺彝鑪乳鑪戟耳魚耳蛇岫耳薰冠象鼻獸面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鬲判官耳雞腿脚扁鑪翻環六稜四方直脚鑪漏空桶鑪竹節分檔索耳等下也耳有別鑄磨治釘入分寸始合者其色做宋燒班者初年色也尙沿永樂鑪制蠟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鑪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藏金紙色爲最鑿金色者次本色爲掩銅質也鑿腹以下曰湧祥

雲鑿口以下曰覆祥雲雞皮色者覆手色跡如雞皮拂之實無跡火氣久而成也其款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鑄舊鑪僞款者有永樂之燒班彝景泰成化之獅頭彝後人僞鑿宣款以重其價眞鑪眞款而釘嵌者當年監造官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准用方依款鑄其款鑄特精流傳至後謂有款易售取宣銅別器款色配者嵌入其縫合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覺有微痕耳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象流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煉

而佳工奏鍊至六次則現殊色寶光異恆銅矣上曰
煉十二次煉已條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
先滴則以鑄鑪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匹偶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
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秋時蓄黍菽及
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治之天氣晴和時
出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
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
養之縱入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
覺斐書筆記

卷七

辛

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見霏雪
錄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之見酉陽雜俎

羅願爾雅翼梓卽楸杜詩楸樹高花媚遠天當是梓
花也

陸佃埤雅梓爲百木長故呼爲木王

晦日爲提月見公羊傳

妙善菩薩卽觀音之別名出北史王劭傳

吹雪一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之意人間

之漫云出漢書然莫考也繼閱方書於香芎散證治
云吹雪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見癸辛雜志
集韻饒餗亭名在上谷饒謨官反餗胡官友而廣韻
十八尤收餗字作谷旁九亦謂饒餗亭名此兩字義
無別見从九从九傳寫異文音遂因而異其呼耳
韻府押字下收行押引北史崔浩傳云云今檢浩傳
乃是行狎从犬不从才大抵作行狎爲是从才非也
浩傳稱宏善草隸爲世模楷行狎特盡精巧乃謂浩
父宏也而韻府改云范陽盧宏此甚可笑當日纂修
諸公讀書鹵莽如此推此一事其他譌謬誤人者可
勝道哉

覺非彙筆記

卷七

三

覺非盒筆記卷七終

覺非齋筆記卷八

顧莖思亭集

深甯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萬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北方之勇猛矣晉以是霸秦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分爲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世威強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劉念臺先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固然已而其壞

覺非齋筆記

卷八

一

也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敝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又云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言之可爲蹙額

秦端毅紘云小民逋欠良亦有由當徵收錢糧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索取民既納賂意在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眞仁人之言也

又云地方刁民人皆惡之而所惡不同上憲惡其害民州縣惡其害已特患化之無術耳但事誅鋤適足

以長貪吏之計其言誠是也然愚以目今事勢較之則又大不然上官畏才民如虎而州縣官方倚之爲爪牙矣豈特不惡之而已哉

蔡凝字子居由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驛宇謂寮友曰庶來者無勞人苟能似此存恕所謂終身可行者也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卽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知足之言可以書紳

金壇劉宰字平國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覺非龔記

卷八

二

其面黥點詔起者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一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伯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敝吾樂遇籃輿而來

者掛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與其得錢送酒家
固不若高臥北窗自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
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
說以不見督郵爲高以不顧五斗米爲廉愚以爲此
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爲血氣所使者其胸
中必別有見地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
者所未喻獨元亮發之程門以爲論道體蓋本其實
彼不舍安此自富之說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
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
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惟其有志於道知時事之難爲故翻然而歸特發於
督郵之來蓋不欲爲苟去云爾世遂以爲誠然乎哉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
謂皆大好士人省殿試前列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
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
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士人進取莫若科
場若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
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

取之眞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黜落盡以官資
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人
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及至懷奸私壞綱紀亂
法度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
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終不考其
才行何如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自古爲難
今則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
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
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皆得人及至陞對旣無過人

覺非會筆記

卷八

四

之善亦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過於
忠厚宰相誤國大將覆軍者皆未嘗誅戮雖三代得
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於社義和廢厥
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
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
賞立乎前嚴法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一二
柄臣自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更勉勤夙夜以懋
庶績豈不休哉

潛夫論愛日篇云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做而痛自懲艾乎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捋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邱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縣每兩十五文齊邱請

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綱爲二貫四百絲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邱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眞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禹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邱虛擡時價而折絹綱絲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

覺非蠶筆記

卷八

六

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齊邱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灑心而易慮乎資治

通鑑失載此事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

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

覺非會肇記

卷八

七

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菽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以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

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爲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卽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以上五條錄徐氏昂發畏壘筆記

余讀馮氏景集每多見道之言因摘錄以備觀省其持盈一則云高爲其居顛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爲百

覺非會筆記

卷八

八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落盈而不昞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阨長平四十萬衆而有餘滿之爲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

下大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
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
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昔魏武侯
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
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
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
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
侯有慙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真莫及哉殆亦從史
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耳郎顛有言明王聖主好
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
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懵然受之否則未有不
心忤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堯
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
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
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

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蝗多而捕之弗勝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余謂是倪若水盧懷慎之謦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蛭而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職在捕有司職在禳不偏廢也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

覺非蠶筆記

卷八

十

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答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歟漢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烏虛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君子清其心濁其跡眾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

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以
松江翦髮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便利事悉從中
贊之江南賴焉夫文襄豈媚振者哉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或善其說此特防弊恐
偏聽生奸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
好察亦顧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
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
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說恐寬大
之政未成壅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采訪民間事
覺非會筆記

卷八

七

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
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
八九矣此條關係吏治民生甚大

行計典一槩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
胡世甯爲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
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
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
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弗禁

左傳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范

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糞除而去郭
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灑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
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
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
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
其官爲傳舍解字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
月以致墮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以上糜國家之財下
詒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
覺非會筆記

卷八

三

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
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解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
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
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
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余前錄蔡凝修中
書解字一條得此數事互參可知賢者用心先後一
轍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
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

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今蒞政者痛民之桀驚不率而重加笞朴又荷校於市以謬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久則民視官如敵仇矣夫民既視官如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中道也善乎賈生之言曰

覺非齋筆記

卷八

三

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敵且弗勝也恩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狎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人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乎惠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息也其歌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吾一人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強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強健者氣爲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瞽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采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

覺非會筆記

卷八

古

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哉故

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卮牝

注卮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

卮牝之門爲天地根縣縣若存

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教答雖不可廢然過峻酷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尙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闢弑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間以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亦大可畏

覺非書筆記

卷八

五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卽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虞其後不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流離餓死代天司牧之謂何

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

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
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爲之請帝垂淚歎息良久卒
加法焉而哀不能止夫帝行法無所假貸則善矣吾
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
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卽以流涕之所云者正告主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
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而已
豈不恩義兩全哉旣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
覺非疊記

卷八

六

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教敕無素不義
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
驕遂敢於殺人放法乎昔絳灌等以竇長君少君所
出微爲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讓君子
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
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其言乎哉吾嘗
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羣臣之當斬贖爲庶
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
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帝

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爲諱云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尙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故且帝赦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醉殺非故獨子可矜卽在齊民書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擊南越募死罪爲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出敦煌及七科謫爲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爲贖者乃所以構之也帝之輕爲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

覺非臺記

卷八

七

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刻薄寡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望曰帝棄言焉將何以答

修德必無爽報峻法隆刑決不可與言治昔嘗惡梁仲甯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謬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爲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熒惑主聽

也夫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於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白殺其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

傳曰饑而不損茲爲太厥災水饑而不損云者蓋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之謂太太猶甚也凡

覺非臺筆記

卷八

六

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城恆澇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已惠眞仁人之用心也嘗讀樊準疏云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實亡者矣未有并無其名而希其實者也第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

覺非臺筆記卷八 終

先君子性好讀書每遇切理饜心之處隨手割記歲

月既多積成藁本八卷顏之曰覺非盦筆記陶宏景

山中白雲祇自怡悅而已鎮生仰承先志久藏篋衍

又因中年多故兵燹迭更未及梓行今鎮生老矣承

諸親友勸勉正欲謀付剞劂適柳堦耆青薄游滬上

與葛君理齋相視莫逆因行篋中攜有筆記副本出

與商榷並助資付梓輒蒙葛君特識願收入叢書中

以廣其傳甚盛意也矧青馳書告慰鎮生欣感交集

口占二小詩以復之卽以持贈理齋仰希絜政其詞

覺斐皐記

跋

一

曰琴川毛氏匠門張俊逸參軍獨擅場事未百年人
有偶又聞淞滬勝錢唐日知錄是稼堂傳舊事吾家
感昔賢縱使虛懷深若谷不妨隨遇任天緣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冬十月男鎮生校畢恭跋

